

中国 公案 小说

大系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第三百三十七回 吴用人详细说机关 黄天霸决计索御马

话说吴用人一见天霸，跪在地下。天霸问了他的名姓，吴用人将名姓报出。天霸又问他前来禀报何事，吴用人道：“小人却有机密奉禀，请老爷屏退左右，小人才敢细说。”天霸道：“此间皆是同来的老爷们，尔有什么话，但说不妨！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本是连环套窦尔墩寨内看管鼓楼双钩的头目。因昨夜老爷在山上，遇见小人，说是前去盗钩。小人恐怕有失，赶着奔回鼓楼，那知双钩已经失了所在。后来小人一想：既然失去双钩，窦尔墩必然要问小人的罪，小人因此逃下山来。本拟投往他处的，后来仔细想想，因闻老爷的大名，是一位忠心赤胆的国家大忠臣。而且武艺超群，名闻天下，故想前来投诚。又思窦尔墩他虽然现在强横，不过是一名草寇，终久都要被老爷们剿灭的，何必在那里随他为寇。说起来都是强盗，将来天兵到此，或竟由老爷们焚毁山寨，将他等捉住正法；小人如在寨里，也不免玉石俱焚。因此左思右想，还是投到老爷麾下，那怕当个马夫，执鞭随镫，总比那做强盗的声名好多了。”天霸道：“你既有机密，速速说来，不必再说闲话了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只因那匹御马自盗来的时候，以至老爷第一次上山，皆

在马房内喂养。及至老爷去后，窦尔墩便藏到那石室内去喂养了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便问道：“你可知道吗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知道的。小人此来，就是要将那开石门的法儿，禀知老爷，好使老爷前去那里，将那御马取回，送往京城复命。”天霸道：“你既知道，你可详细说来。”

那吴用人道：“那石板上面安着一副铁环，猛然间可瞧不出，必得细细去看，才看得出来。只要将那铁环用手指扳定，先向外一推，后向里一拉，那石板大开，即有门径可入。但必须将那铁环再向中间一按，内中使有双连环钩，将石板钩定，再也不得覆关起来。不然人才下去，一触消息，石板即压下来，任你本领的人，总要压成肉酱——这件事为最最要紧。下去之后，皆是连环路。人家但知此山名曰连环套，其实这石室内才是连环套呢！老爷如进去时，切记八十步一转，少一步不能，多一步不可。若实在记不了这许多，但看那有石墩子所在，就向右首转弯。随后出来，都向左首转弯。到了里面，有个六角门，门内就是那养马的所在。但是六角门是终日闭着不开。看起来并不希罕，只要将它推开来，就可进去了。其实不能推，如若去推，不但门不能开，而且上面有八十斤重的大钢锤，只要将门往里一推那两个锤头就打下了，即刻脑浆迸裂。如要开此门，还要将门上两个大铁圈，攀定在手上，轻轻地向怀里一拉，那上面两柄锤头，自然而然就分在两边，那两扇门也就自然而然地开了。若要开此门，那门后还有两个小铁圈，也将那铁圈执在手中，还是向怀里轻轻一拉，那两扇门自然关了。出来的时节，人在门里，却不要开门，反要推门。那门经人一推也就开了，这是六角门的暗记。窦尔墩的住房，就在这里面一块玲珑石背后。那玲珑石也是暗记，只要认定石头左半边，有个拳大的小孔，用二指按在那小孔里，一按，那块玲珑石自然推过去了，里面便现出门来，人就从此进去。到了里面，有道月

门，门后有根铁索。只将铁索向右边一拉，外面的玲珑石，复又引门挡起来。出来的时节，将铁索向左一拉，那玲珑石又推过去，那门复又现出。若误拉了铁索，上面埋伏着钢刀五把，就要落下来，将人扎为两段。除此以外，并无难破之处了。老爷若要前去，但将小的所说的话记清了，未有不马到成功的。”

黄天霸等听了吴用人的话，觉得句句是实在，并无虚言，因即说道：“你既改过自新，到此投诚，本总镇本拟照法处治，姑念你竭力报效，且在此处充个亲兵，俟本总镇成功之后，将赛尔墩捉住，连环套剿平，然后再行升赏。”吴用人当下给黄天霸磕了个头，又给计全等大家谢过。复又说道：“以后若有用小人之处，小人虽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，藉图报效。”黄天霸即命他到外间歇下。此时天已将晚，一会儿店小二送进晚饭。大家用毕，闲谈了片刻，便去安歇，以便明日一齐到连环套，与赛尔墩要马。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大家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过早膳，装束停当，各带兵刃，直往连环套而去。黄天霸等共计五人一直来到山上。先向守山喽兵喝道：“你等听者，速报赛尔墩知道！就说黄天霸老爷到此，叫他速将御马送出，咱老爷可以留他一个全尸首。若再延迟，咱老爷就要立刻削平山寨，将他捉住，碎尸万段了。”那守山的喽兵听了这番话，怎敢怠慢，随即飞跑进去。却好赛尔墩尚在寨内与大家商议埋伏地雷火炮的事。那守山喽兵跑到寨内，禀道：“启大王爷，不好了！前来盗双钩的黄天霸，现又带领了四五个人，前来要那御马。声称叫大王爷若速将那个御马送出，还要稍留情面，舍大王爷一个全尸首。如再迟延，便要削平山寨了。请大王爷从速示下！”赛尔墩听说，直气得火冒三尺，七孔生烟，一声大叫道：“天霸你这小子！欺人太甚！咱定与你誓不两立了。”说着即命人备马，决计与他拚个你死我活。郝天豹当时拦道：“寨

主且请息怒，天下事急行缓办。有道：‘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’今黄天霸前来，明知他欺人太甚，寨主这就此下山与他争斗，纵未必败，也不能胜。何如仍照前议，等他三日之后，御马盗不去，他必不肯甘休，定要与咱们厮杀，那时咱们的埋伏已预备好了，还可以将他诱入。此时出去，万万不可！”窦尔墩听了这番话，才将气平下去。因与郝天豹道：“据贤弟所言，虽甚有理，但天霸这小子在山前索马，还是出去与他说明才好。”郝天豹道：“小弟愚见，还是把他请上山来，先以礼节待他。他见咱们以礼相待，他不立刻翻脸。然后再约他盗马。天霸虽是厉害，却处处要面子好胜。他即不肯答应盗马，只须用言反激他，无有不答应的。”窦尔墩道：“就如此办法，且将天霸等迎接进来，然后再作计议便了。”当下即命人：摆队相迎。窦尔墩率同郝天豹等兄弟四人，一齐下山，去迎天霸。到了山口，只见天霸在山下大骂不止，口口声声说道：“怎么这许多时候，还不将御马送出？”正在暴跳如雷，忽见窦尔墩从山上迎接下来。远远地就招呼道：“诸位到此，某等有失相迎，尚望恕罪，敢请诸位进寨一叙，某还有要话面商。好在敝寨不远，请即前去何如？”不知黄天霸等肯上山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八回

约盗马暗施毒计 再探信顿破狡谋

却说黄天霸等听了窦尔墩这番话，向计全、朱光祖道：“咱们就进去一走，看他有何话说。”计全道：“使得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可行。”于是大家一齐走上山来。窦尔墩接入。不一刻已进大寨，尔墩请众人挨次坐下。黄天霸首先说道：“窦尔墩！你现在应该知道咱老爷们的厉害了。双钩既为我等盗去，你也无所恃仗，正可悔过自新，将御马速速交出，免得老爷们不留情面。今你不即送出御马，还请老爷们进寨，有要话面商。但不知你有什么话可商，难道还不肯送出御马吗？即有话说，可速说来，可行则行，否则可不要怪老爷们动怒！”窦尔墩道：“俺家双钩虽失去，这盗的未必是你所为，谅你这小子无此本领。今虽双钩已失，你若有此胆识，能于三日内独自上山，将御马盗去，俺家从此即拜你为师。若盗不来，可对你不起，今生也休想此马。”天霸听了此言，当即笑道：“窦尔墩，你不要小量于咱。你双钩虽然不是咱自盗去，是咱们这位朱老爷所盗；但朱老爷既盗得双钩，咱黄天霸就盗不得马吗？你预备好了，三日内看咱老爷来盗御马。”窦尔墩道：“若盗不去呢？”天霸道：“若盗不去这匹御马，咱就不要了。”窦尔墩道：“你

不要此马，这是小事。只可惜你一世的英名就此消灭，再也说不起嘴了。”天霸道：“咱若盗去了御马，你又何如呢？”窦尔墩道：“你若将御马盗出，咱已经说过，拜你为师。”天霸道：“你有反悔吗？”窦尔墩道：“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，那有反悔之理？”朱光祖在旁说道：“黄老爷！你可要三思，不要中这老儿的诡计。在咱家看来，还是向他要马的好呀！”黄天霸道：“朱老爷，你老这话差矣！他这里不过是座连环套，难道是龙潭虎穴不成？就便是龙潭虎穴，咱黄天霸说了这话，还有什么更改吗？咱们就此去吧！”郝天龙道：“天霸，你不要说反齿的话。三日内就要来盗马！三日内若盗不去，咱家寨主就将此马杀了，煮肉吃了。”天霸闻言，将他一看，因大笑道：“咱道是谁？原来是你。你不必在此说这二话，若非咱老爷宽待于你，早已送了你的性命了。你今日也在这里说剩话岂不可耻？你快点儿去吧！老爷不与你计较了。”这番话把个郝天龙说得羞惭无地。天霸借着郝天龙羞辱一番，也就站起身来，与朱光祖等人出寨，下山而去。窦尔墩见天霸等人已走了，也预备埋伏地雷火炮，专等黄天霸三日后的消息。

且说黄天霸、朱光祖等下得山来，沿途计议道：“这老儿可真要死在目前了。他不思速将马送出来，悔过自新，尚自怙恶不悛，叫咱前去盗马。他以为咱不知道他藏马的所在，又不知道开他的那座石门。咱看他真不知自量了。”计全道：“在愚兄看来，窦尔墩必有他谋，断不是叫贤弟前去盗马。而况窦尔墩向来性情暴躁，今虽自己双钩被人盗去，而又当面遇见仇人，不但不万分仇视，而且故作从容，其中必有诡计。倒不可不防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亦思虑至此，但是如何办法呢？”计全道：“咱倒有个主意：咱们回店后，即令吴用人上山细细打听，究竟有何诡计，再作商量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此事正合吾意。”一路闲谈，不一会已到客店。此时天色尚早，计全即将吴用人喊至面前，向他说道：“今有一事，非你不行。

你既矢志投诚，这件事若打听清楚，将来定然重重有赏。但不知你敢不敢去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只要老爷不疑小人，虽使小人赴汤蹈火，小人也是情愿的。老爷有什么事，但请老爷吩咐，小人当遵命前去，竭力报效便了。”计全道：“咱今使你连夜往连环套一走，将近两日的实在情形，打听明白，赶紧回来禀报。不知你敢去不敢去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当得遵命。但有一件须要呈明。今夜前去，明日夜间方可回来。只因小人不能由前山进去，要由后山小路进去。而这后山小路，还须渡河，方能上去，所以要夜来夜往，才得无事。若白日上山，恐怕为窦尔墩知道，小人的性命，倒不算什么大事，将来貽误了公事，那就负老爷的恩典了。”计全道：“明夜回来，倒不防事，但须打听确实方好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自当悉心打听确实，老爷但请放心便了。”说罢便即告辞出去。等到天黑，他便饱餐晚饭，装束停当，又带了些干粮，然后出了客店，直往连环套而去，闲话休提。

到了次日四更时分，居然打听回来。此时黄天霸等，正在盼望。只见吴用人敲门而进。天霸等一见，好不欢喜。因即问道：“你去打听窦尔墩山上，还有什么新闻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幸亏老爷料事如神，若不差小人前去打听，几遭窦尔墩所算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到底怎样？你快说来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由后山上去了，悄悄去找一个至好朋友名唤高三。这高三也是山上的小头目，小人找到他，即假意说道：‘高三哥，你要救我呀！’高三便问道：‘你这两日到那里去的？大王的双钩不见了，你怎么不看守好？’小人便与他道：‘这件事怎么能怪我呢？我现在已两天不吃了。’高三问道：‘你怎么两天不吃？’小人便说道：‘自从那夜来个姓黄的到鼓楼上盗那双钩，我当时惊醒了就要喊。不意被那姓黄的看见，就将我绑缚起来，口里又塞了衣襟，将我塞在楼梯底下。急死了！想人前去救我，那里晓得去寻找的人，总不曾到那里去找。我打量

一定死在那里了。该因命不断绝，不知怎样忽然松下绑来，我才得活手活脚，将口内的衣襟掏出来。打算去到大寨报知大王，后来一想，不能前去。不知近两日的情形，若是话说得不对，反而性命难保。因此先到你这里，问个明白。请你想个法儿，救救我的性命！不然，我虽不为大王所杀，若是大王将我赶下山，我又到那里去吃饭？那还不是饿死了吗？所以请你想个法儿，安插我个吃饭的所在。或是你先在大王面前见机说，烦将我这番苦衷说明。’高三见小人说了这番话，他便对我说：‘你真是被塞昏了！你还不知道，这两日大王等忙碌异常，在各处埋伏地雷火炮。’小人见说，就问高三，埋伏地雷火炮作什么呢？’他就说道：‘窦尔墩约定天霸，三日内盗御马之时，预备乘此就要害天霸的性命。’小人见他说了这句话，便又问他：‘地雷火炮，埋伏在什么地方？’他说：‘凡要道口，都埋伏下了。只有石室与后山两处，不曾埋伏。’小人听这话，又问道：‘为何石室与后山两处不埋伏呢？’他说：‘窦尔墩等议论，石室那里若有埋伏，恐怕把石室毁了。后山，天霸不知道从那条路上山，故此不曾埋伏。’小人见他说了这些话，小人也就不托他想法了。后来小人就躲在那里一天，等到天黑，才瞒着他悄悄出来，仍由后山下来，赶回来给老爷送信。老爷可急速打点主意。”不知天霸等人又想出什么主意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三十九回 避火炮偷渡后山河 盗御马三进连环套

话说吴用人探明连环套内各处埋伏地雷火炮，当即禀明了黄天霸等人。当下天霸即命他出外歇息，吴用人当即退出。黄天霸与计全、朱光祖道：“今据吴用人所言，果不出二位所料。但前山既有地雷火炮，而后山又是水荡，如何可以上山去盗御马呢？”计全道：“在愚兄看来，此事竟非何大哥不能为力。但恐何大哥不肯帮助，又便如何？”只见何路通在旁说道：“计贤弟，你这话是怎么说？咱自从随了大人之后，与老弟共事，也有多年。同办公事，也觉不少。只要老弟吩咐下来。那条事推诿过的？今日要用愚兄，但即吩咐便了，咱怎么个不行？老弟又何以知道咱不行呢？这可不是笑话。”计全闻言，知道自己这句话说错了，只得转过话来，说道：“何大哥！你为何不等人将话说完，就生起气来，说了这串的话？其实你还不曾知道小弟的用意，你是何苦错怪人呢？”何路通道：“咱们怎样错怪你？既是这样说，愚兄就算错怪于你了。你再讲吧！有什么事，就请吩咐，咱当遵命！莫要说咱又是不行。”计全道：“小弟所说这不行两字，并非说你不肯。只因那水荡不知离后山尚有多远，又不知有无船只，你虽能在水里埋伏七昼夜，

咱们大家皆不识水性。就使你一人由水荡能过去，咱们不能过去，还不是个枉然吗？若今你老哥独自上山，那后山的路径你又不熟，咱们又何能使你独自前去？所以咱说出那个不行两字，是这个道理。你怎么就误会其意？只当咱说你不肯了。”何路通被计全这番话，说得哑口无言，连一句话都辩不出来。听了一回，这才说道：“既这么说，还得大家想法儿前去才好，终不成就半途而废吗？咱总是现成，如有用咱之处，咱总效力便了。”天霸道：“你们两个人也不要抬杠，皆是公事。”这个公事仍照公办了。在咱看来，还将吴用人喊来，问明他的后路情形，再作计议吧。”

当下又把吴用人喊来，问道：“据你所说，后山皆是蚕丛鸟道，又有水荡拦阻，行走颇为不便。但是你如何得过来的呢？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曾识水性，因此涉水而过。”天霸道：“这水荡周围有多少宽阔？中间的水有多少深浅？你可明白说来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山后一带皆是水荡，所谓‘三面是水，一面是路’，即此之谓。若问中间的水有多少深浅，最深的地方有五六尺，其次皆四五尺，再其次只有三四尺。”天霸道：“那里有船可渡吗？”吴用人道：“从前寨内本有巡船，后来不知为什么一律裁去。”计全道：“四周一带有民船可雇吗？”吴用人道：“那水荡不通河道，那有民船？”计全道：“方才据你所说，前山各要隘皆设有地雷火炮，除却后山，万不能上去。而后山又有水荡阻隔，不能飞越而过，你还有什么法想，可以上得山去？不妨说来，大家商议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只有一个主意，恐不能用。”天霸道：“你且说来。”吴用人道：“前山要隘已有埋伏，万不能行。后山水荡阻隔，又不能过。为今之计，小人先下水去，来背老爷好上去。所好那河面不过五六丈宽阔，次第将老爷们背过水荡，那不是老爷们可上山吗？”计全道：“你既能如此，这就可以设法了，你不知道咱们这位何老爷，才是绝好的水性呢！”吴用人道：“小人不知。”计全道：“你且去歇息，再

听咱们招呼吧！”吴用人当下退出。天霸道：“计大哥，你老有什么主意呢？”计全道：“也没有别样主意，所幸那河面不宽，只得请何大哥辛苦一趟，与吴用人到了那里，将我等背驮过去。好在我等人数不多，除何大哥以外只有四人，只要两起，便可背过去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就此办法，不必再打主意了。”计全道：“但是明日午后，就要起身。”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午后，约有申牌，众人都收拾停当，各带兵刃。何路通便穿水行衣靠，即带了吴用人，一同出了店门，直奔连环套而去。不到初更时分，已到了那里了。当下何路通即将外面大衣脱下，递与黄天霸手内。天霸也将外面大衣脱下来，执在手中。何路通便先下水，先试一试，觉得不太深，正要来背天霸，忽见吴用人喊道：“此处不能去，这地方的水是最深的。老爷虽不怕，恐黄老爷到了中间，也要下水了。还要走过去一箭路，那里的却是最浅。”何路通听说，即向西首走了一箭多路，然后叫天霸伏在背上，他背驮过去。朱光祖就在吴用人背上，也驮了过去。何路通、吴用人将天霸、光祖送至对岸，后又过来背关小西、计全，四人皆已过去了。何路通与吴用人，就席地坐下，歇了半刻。此时大家俱是短衣紧扎，当由吴用人在前引路。果然山势嵯峨，崎岖万状，大家皆是攀藤附葛，好容易走了有一个更次，才把那蚕丛鸟道将次走完。又走了一会，已看见正路。黄天霸道：“咱们已进了山，但是怎么办？还是头前去？还是合力同行？”计全正欲答话，忽见吴用人道：“在小人愚见：莫若先到石室，将赛尔墩捉住，或将御马先盗出来，然后再搜寻埋伏，平毁山寨。”计全道：“此言甚合吾意。就请朱大哥、黄贤弟进到石室里面，咱们全在外面接应。”

黄天霸、朱光祖二人答应，便急急往石屋而来。不一刻到了石室外面，此时已有三更时分。黄天霸即照吴用人所说之话，向那石板上仔细一看，果然有两个铁环，安在石板之上。天霸即将

铁环执定，先向外一推，复向怀里一拉。只听吱呀一声，那石板向旁边转过，内里闪出一道石板门来。天霸又将那铁环向中间紧紧一按，果然落下一个双连环铁钩，将石板钩住。黄天霸在先，朱光祖在后，进了石门。又记定吴用人所说八十步一转。但见有石墩子，就向右边转弯。走了一会，果然见了六角门。黄天霸又记定吴用人的话，看定门上那两上铁圈，执定在手，轻轻地向怀里一拉。只听得门里哗啦啦一声响，好象有两样物件从旁边分开的声音。天霸正在凝神细想，早见两扇门已经开了。天霸大喜，便与朱光祖进去，便各处找御马。转弯抹角，走了好些地方，只是寻不出来。两人正在着急。忽听嘶溜一声。天霸道：“这声音好似在那假山背后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我便去那里寻找。”就顺着声音一路寻去，到了假山那里，四面一看，并无空地。那假山以外，便是一道围墙。天霸道：“这可把我闹糊涂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们何不上假山一看呢？”天霸答应。当下二人便一齐跳上假山，向那围墙里面望去，只见围墙里面一带房廊。天霸便悄悄与光祖道：“你看那里这一带房廊，莫非即关在房廊里面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们且跳下去寻一寻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但一件，跳下去可极容易，必要将出路寻出方好。我看围墙外面并无门路，此时跳下，得了御马，没有门径，怎么将马牵出来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老贤侄！你且这里等一等，让咱先下去踏看一番，那御马究竟在与不在，再作计议。”天霸答应。朱光祖即刻一个蹿身，飞跳下去。毕竟御马是否藏在里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四十回 黄夫霸活捉窦尔墩 众英雄大闹连环套

话说朱光祖跳入围墙里面，四面一看，见左首一带房廊，约有五丈阔光景。对面有一所高大的房屋，里面尚有灯光。朱光祖暗道：“莫非这是老儿暗室？咱且不管他，先将御马的消息，打听出来，然后再将门径探明，好作计议。”当下便使出草上飞的本领，走到那房廊，轻轻将窗棂撬开，探身入内，凝神定睛一看：果见有匹马拴在里面柱子上。将那马细看一番，实在与凡马不同。朱光祖大喜。于是赶出去寻门径。寻了一会，忽见南首上围墙有一个极大的圆窗。朱光祖便上前一望。乃是一个月亮门，他便顺着方向，打量了一刻。心中暗道：“吴用人曾经言过，说那假山背后月亮门内，就是老儿住所。只要将玲珑石推开，便可进去。现在月亮门已寻着，但是有假山挡住，难道说这假山就是玲珑石不成吗？且等咱再出去与天霸说知，让他照吴用人所言，先将假山的暗记寻出来试一试看。”主意打定，立刻又飞身出来，将此话告知天霸。天霸闻言大喜。也就立刻下了假山，寻打石头左边那个拳大的孔。不一刻居然寻到，天霸将二指在石孔一按，并不费事，也不费力，只见那假山石头，即刻推在一旁，现出门来。天霸又回

光祖道：“朱叔台！你可仍由墙上跳到里面，以便接应。咱便由月亮门进来便了。”朱光祖答应，复又从围墙上跳入；天霸即从月亮门内进去。二人见面，天霸道：“朱叔台！马在那里？”朱光祖道：“马在这里。”天霸就跟定光祖，走到房廊那一间，正要进去盗马，忽听对面那所高大的屋内，窗桶响亮，天霸掉头一看，只见迎面走出一人，出声大喝道：“来人敢是盗马的吗？”天霸见有人知道，也就高声大喝道：“你是窦尔墩！咱正是前来盗马——那马已被咱老爷盗去了，你还在梦里呢！”天霸话未毕，对面的那人已不知去向。天霸好生疑惑，即向朱光祖道：“朱叔台！你看那人忽然不见，究竟是人是鬼呀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老侄！你且不必讲他是人是鬼，包管你即有人出来厮杀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杀便杀，还怕他不成吗？”

正说之间，忽见一片灯火，即从那对面屋内出来，为首一人，正是窦尔墩。手执双刀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好小子天霸！你真敢来盗马吗？”天霸道：“老匹夫！你死在头上还不知道，尚敢说出这无耻的话吗？御马已被咱盗去了，特地前来捉你。”窦尔墩一听，当下“哇呀呀”一声，手舞双刀直奔天霸。天霸一见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儿你还敢放肆吗？来得好。”说着也就飞舞单刀迎接上去。此时窦尔墩恨不能生啖其肉，只见他刀不留情，劈面一刀望天霸砍到。天霸急急架过。窦尔墩接着又是一刀，认定天霸肩膊上砍来。天霸又让过。窦尔墩右手的刀一起，左手的又接着下来，这叫作连环拨风刀。这个刀法，如遇见旁人，也是万难抵敌。天霸见连环刀接连砍下，也就杀得高兴起来，使出六十四路的花刀出来，两人大杀一阵。天霸一路花刀使完，窦尔墩也看看抵不住。那知天霸愈杀愈紧。窦尔墩究竟年纪大了，手内又失去了从前的双钩，这双刀拿在手中，究竟不十二分精熟，但见天霸愈杀愈急，知道抵敌不过，便举起刀来，向天霸虚砍一刀，即思奔逃。却好朱光

祖在旁，一声喝道：“你向那里走？可认得朱光祖吗？”说着就是一刀，从窦尔墩背后砍到。尔墩一听朱光祖三字，便大吃一惊，暗道：“我今性命休矣！”一面暗想，一面即转身躯来迎。窦尔墩方转过身来，天霸又是一刀砍到。尔墩知是不济，便跳出圈外，将朱光祖、天霸两刀让了过去，那天霸真个飞快，便就抢进一步，又是一刀向尔墩左肋刺入。尔墩急将手中刀往下一磕，将天霸的刀掀在一旁。此时他也不还刀，但向后退。天霸见他后退，便直向前进。正赶之时，忽听尔墩喊道：“天霸小子！不要赶，看家伙！”天霸一听，怕他有暗器来打，凝了一刻神志。窦尔墩便趁此时，一个箭步，飞身上屋。黄天霸见他飞身上屋，也就将身子一缩，两脚一蹬，即刻追上屋去。方到檐口，尔墩早揭了几片瓦向天霸打来。天霸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将头向旁边一偏，所幸不曾打中，让了过去。却好朱光祖也上了屋面，就从背后出其不意，一腿将窦尔墩打倒屋面。天霸见光祖将尔墩打倒，赶进一步，举起一刀，认定他右手一下，尔墩万避不及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刀已落下。天霸砍第二刀；朱光祖又在他腿上砍下一刀。尔墩已是动弹不得。天霸便将他从屋上摔了下来。但听咕冬一声，尔墩已死了一半。于是天霸、光祖飞身下屋，就将尔墩绑缚起来，四马倒攒蹄，捆了结实，抛在一间房内。

光祖便与天霸道：“老侄！你就在这里看好御马，咱出去望望他们现在那里，曾否与他们动手。”天霸道：“咱也去走一趟，好在尔墩已被捉住，还怕谁来？”说着就与光祖一同由月亮门出来，走出石室。只听西北角上一片喊杀之声，真是震动山岳——知道关小西等已在那里动起手来。即便顺着声音，赶杀过去。却好见关小西敌住郝天龙，计全战住郝天虎，何路通力敌天豹、天彪，七个人杀得难解难分。天霸大喝道：“各位兄长使劲儿，御马已得了！尔墩那老儿已被捉住了！不可以将这些蠢贼放走，咱们齐力将他

这伙强盗一个个捉住，解到京师，听候按律治办”。关小西等一听“解到京师，听候按律治办”，更加高兴，真是个个争先，人人恐后，奋勇杀上前去。郝天龙等听了这话，却是个个胆寒。暗道：“大王被人捉住，御马又被他盗去，这还有什么想头呢？”各人就此存了这个心，不觉看看抵敌不住。只见关小西一刀，早将郝天龙砍倒在地。接着计全又一刀，向郝天虎砍去，天虎正要去架，不料关小西在郝天虎背后砍来，两面夹攻，郝天虎也被砍倒在地。那边郝天豹、郝天彪双战何路通，见两个哥哥俱被人砍倒，于是心慌意乱。郝天豹早被何路通打中肩窝一拐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往后便倒。郝天彪此时更加慌乱，便向何路通虚砍一刀，急待要走；那知天霸跳到他背后，将他手擒过来，趁势往地下一摔，也跌得个七死八活。于是大家一齐喊道：“你等喽兵听着！尔墩今已被捉，郝天龙等又被拿获，你等如要性命的，快快归降！倘若再执迷不悟，咱老爷等即刻将你等杀得个鸡犬不留。”这番话方说出去，早见那些喽兵一一跪下哀求。要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